

那些跨越山海的信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纸笺纯白，墨迹灵动，被邮戳的油墨封缄，静藏于暗黄的牛皮信封。一方小小邮票载着它出发运行，飞向牵挂之人。

一寄，一收。一封封书信带着万千思念跨越山海，将一句句心里话捎至远方。

贺兰山下，小男孩趴在桌前，认真地写下对解放军叔叔的惦记，歪歪扭扭的字迹映照着稚嫩脸庞上明朗的笑容。

东海之滨，海军军官看着男孩稚拙的笔触面露笑意，在台灯下静静思索，一笔一画书写着对男孩的鼓励与关心。

一场相距遥远的结对帮扶，让身在宁夏的10岁男孩杨兴龙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的32岁军人夏璠，在信件的一来一往中走得越来越近。2年，2083公里，87封信。一封封

跨越山海的“家书”，记录了两个人的彼此牵挂。

今天，人们早已习惯了社交媒体清脆的提示音，习惯了在手机屏幕上收发消息，习惯了语音视频的方便快捷，几乎淡忘了写信时的期待与收信时的感动。

但总有一些地方，仍然安静地守候着锦书鸿雁；总有一些人，仍然诚

挚地书写着雁素鱼笺。

那些信，曾穿过战争的烽烟——

1951年初春，不识字的老母亲托人代笔，给儿子李增发寄来一封家书。作为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，李增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夜袭大和岛战斗。从没见过飞机的老人，担心儿子开飞机有风险，嘱咐他飞行时一定要飞低点、飞慢点。

那些信，曾跨过岁月的长河——

年逾五旬的中学教师胡四海，至今保留着一封回信。那是南沙官兵从赤瓜礁给他寄回的第一封信：“祖国与我们同在，你们与我们同在。”

黑发悄然转白，信纸渐渐泛黄。漫长岁月里，胡四海带着一茬茬学生在坚持给南沙官兵写信，一写就是30多年。

那些信，曾越过浩瀚的星海——

笑容温柔的女航天员王亚平曾收到许多“太空班”学生的来信。2013年那次太空授课，让高中女生王楠看到了耀眼的星辰，追寻到梦想的光芒。

时隔8年，王亚平再次置身太空，在中国空间站为中小学生讲课。8年前那个注视着她的女孩，此刻已成长为一位年轻的航天人。

一封封书信，曾写给远方的亲人，祝福他们健康平安；曾铭刻鱼水间的深情，寄托着“你在我眼中，我在你心里”的牵挂；也曾书写光荣与梦想，记载祖国的腾飞、收录时代的回响……跨越山海，许许多多与军人有关的信笺记录着感动，传递着信念。

贺兰山下的小村庄，杨兴龙坐在书桌前，写完了给夏璠的第87封“家书”。他合上笔帽，把信纸和一张军舰远航的画一并塞进了信封。

“我没见过大海，也没见过军舰，但我按着电视里的样子画了出来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的。”信格里，男孩认真地写下美好的心愿。

记者手记

给海军叔叔的87封“家书”

■李雅靓 周玮 李恒江 本报记者 向黎鸣

特稿

约定

有什么想说的就写出来，因为这是“家书”

雪下了一整夜都没停，把出村的路给封了。

贺兰山下的小村庄里，屋檐隔绝了风雪。杨兴龙从凳子上跳下来，一脸满意地看着刚贴到墙上的奖状。

男孩心里盘算着，明年再努力一把，这面墙应该就能贴满。“等到夏叔叔来的时候，就不会说我爽约了。”他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透着藏不住的开心。

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杨兴龙突然回过神：这场雪一来，给夏叔叔的信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寄出去。

“不管了，先写，等雪一停就去寄。”杨兴龙转头坐到桌旁，摊开信纸，认真地写着想对夏叔叔说的话——

“亲爱的夏叔叔，您好！虽然我们这里下大雪把路堵了，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寄到您手里，但我还是想快点告诉您，我今年期末又拿奖状了……”

这个叫杨兴龙的男孩今年10岁，来自宁夏银川，是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四年级回族学生。他信中称呼的夏叔叔身在遥远的东海之滨，是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军械股长。

两年前，一次特殊的“相遇”，让原本如两条平行线般毫无交集的杨兴龙和夏璠产生了命运的交点。

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，是一所由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援建成立的学校。在部队资助下，一茬茬学生走进这座校园，又走出月牙湖乡，走向了更大的世界追逐人生梦想。

2020年，为了响应国家教育帮扶工程，夏璠所在场站21个党支部与学校里的50个孩子结对帮扶。结对的现场，夏璠一眼看到了名单上“杨兴龙”的名字：“我就选杨兴龙这个孩子吧，这个名字寓意好，希望他能像龙一样，飞得更高、更远。”

从这天起，那个虎头虎脑却有些沉默的男孩，和这位面庞坚毅的海军军官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。

第一次见到杨兴龙时，夏璠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和微信，只留下了一个地址——收信地址。

“兴龙的老师告诉我，他的语文不好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激励他多学习。”夏璠和杨兴龙立下一个特别的约定——写信：“有什么想说的就写出来，因为这是‘家书’。”

一个在西，一个在东，中间横亘着万水千山。

贺兰山的雪飘不到温润的江南丘陵，毛乌素的风沙也吹不到常青的东海之滨，可蜿蜒东流的黄河水如一条看不见的纽带，将他们悄然连缀在一起。“虽然我们相距2083公里，但心只隔着一页信纸。”夏璠说。

“收到兴龙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时，我有些意外和兴奋，没想到他真的履行了我们的约定，而且这么快。”夏璠原以为，孩子顽皮不爱学习很正常，何况写信这件事，还是他



图①：夏璠（右）和战友在阅读杨兴龙写来的“家书”。

图②：杨兴龙在给海军叔叔写信。

图③：夏璠写给杨兴龙的回信。

图④：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学生在开学典礼上的合影。

图片由夏璠提供

一个刚认识的“外人”给杨兴龙布置的作业。

拆开信封，夏璠有些哭笑不得：信纸皱皱巴巴，好几处都快被橡皮擦破了。许多字都是用歪歪扭扭的拼音代替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大多都是词语堆在一起。夏璠是“连猜带蒙读完的”。

“兴龙，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。虽然有些字不会写，有些词语还不会用，但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努力地给我写信……练习写信对学习语文有很大帮助，一定要多读拼音，多写汉字，多查字典，动口、动手、动脑……相信你下次来信时，字一定比这次写得更漂亮，句子更通顺，词语使用更准确……”

夏璠认真地给杨兴龙回了信，随手寄去了一本新华字典和字帖。

时光荏苒，如流星划过，无声无息。两年时间，夏璠收到的“家书”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沓，杨兴龙长高了，信纸上的字迹也慢慢变得工整。

翻看着一页页跨越山海邮寄到他手中的信纸，夏璠开心地看到——杨兴龙的字会写了，词语会用了，句子越来越通顺，也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好几次语文作文还拿了高分。

这些变化，被杨兴龙落在笔端，写进信中，也收藏进夏璠的心里。

男孩寄来的87封“家书”，被夏璠整齐地摆放在一个雕花的木匣中。没事的时候，他喜欢数一数这些信的数目——

从1封，到87封。数信的时候，他好像又走过了一趟跟杨兴龙这位小朋友从相识、相知到相互惦念的时光旅程。他期待未来的岁月，这封信会变得更多、更厚，木匣总有一天会被男孩宝贵的成长故事填得满满当当。

牵挂

即使相隔千里仍然惦念着你，因为我们是亲人

清晨，夏璠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手机天气预报，查看银川的天气。

电子屏幕之上，银川市早已被设置为默认城市。每天早上看一眼杨兴龙家乡的冷暖，已经成为夏璠的习惯。

“又降温了，不知道前些日子寄去的保暖内衣、棉衣棉裤，孩子和老人穿上没有？”收到夏璠询问的微信，杨兴龙的父亲发来一张照片——杨兴龙穿着新棉衣，稚嫩的脸上扬起笑容。夏璠看着照片，笑容也不由自主绽放在脸上。

宁夏的冬天很长，往往要到三四月份才会暖和起来。每年10月，寒露一过，家家户都会将夏日才搬出屋子的火炉再搬回屋里，架起烟囱，劈柴生火。

“不冷不冷，爸爸早就教会我把炕烧热，我和妹妹写作业不会冻着手。”杨兴龙冲镜头笑着，一手抬手机，一手拿起桌上的作业本给夏璠展示，“夏叔叔你看，我每天把你布置的课外作业做完了，下次考试我肯定能进步！”

视频挂断，夏璠的脑海里久久定格着刚刚手机屏幕里的画面——

土炕上，隔着塑料布摆放着一家人吃饭用的小木桌，杨兴龙兄妹三人围在桌边，桌上除了作业本和一个蓝色的卷笔刀，几乎再放不其它东西。

孩子们爱学习，必须帮他们配齐硬件。护眼台灯、书籍阅读架、内嵌文具盒和水杯槽、隐藏式收纳箱……今年一

开年，夏璠将精心挑选的多功能可升降书桌送到了兄妹三人手中。

“他要学习，要帮忙种玉米、收小麦，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和患病的爷爷奶奶……”夏璠时常惦记着懂事的杨兴龙。这个坚强的男孩，渐渐成了他心底的一份柔软，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。

“第一次和兴龙视频通话时，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很乖，很听话，但也很内向，想表达的时候总有些犹豫。”夏璠一步步向杨兴龙靠近：了解到他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夏璠就主动与他分享自己小时候照顾表弟表妹的故事；得知他喜欢画画，夏璠就精心地挑选了绘画图册和彩色铅笔寄给他……

一年时间，原本沉默的男孩不再胆怯自卑，变得开朗、自信，愿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就像《小王子》里的小王子对待自己精心浇灌的那朵玫瑰一样，在夏璠心里，杨兴龙已变得与众不同，成了他远方的亲人。

“夏叔叔，有你在，我觉得我真幸福！前几天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我又进步了。”深夜，夏璠再次翻看着小兴龙前几天寄来的信。

那次，杨兴龙竞选班干部失败，夏璠在信中对他说：“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我们只有克服它，战胜它，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。”

“叔叔，开学，我还要参加班干部的竞选。”在回信中，杨兴龙的话语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
夏璠也没想到，当自己成为杨兴龙人生的指引，他也从这个男孩身上汲取了成长的力量。

这一年，夏璠的岗位从政工主管调整为军事主管。在关心杨兴龙成长的同时，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。“小兴龙都在努力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”面对新岗位，夏璠暗暗下定决心。

弹药射程、威力、风险……枯燥的理论如山般堆压而来，夏璠把军械专业的书籍放在床边，没日没夜地苦学。

任军械股长第一年，夏璠就掌握了多种类型弹药和军械器材等专业知识，带领骨干完成了多个实战化方案预案的推演。他带领的军械股，也被上级评为优质安全保障先进单位、场站“四铁”先进单位。

心愿

少年追着浪花奋力奔跑，跑着跑着就站到了军舰上

从那时起，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的天气，每天清晨，杨兴龙小小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。他一圈一圈地奔跑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，只为离梦想更近一点。

前不久，夏璠所在场站又捐赠了17万元的物资给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，这个集体帮扶助学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在不断地增强。更多的温暖与爱，被传递给海军希望小学孩子们。

寒来暑往，鸿雁来去。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，写满了闪光的梦想。

“夏叔叔，您有时间了就来看看我好吗？”在最新一封“家书”里，杨兴龙写下了新年愿望：“我想见大海，想上军舰，我想带您亲眼看看。”

收到信，夏璠迫不及待地回复：“好的兴龙，等疫情结束，我就去接你来看看大海，看军舰，还看飞机。”

夏璠回着信，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位少年追着浪花奋力奔跑的模样，跑着跑着就站到了军舰上……

恍然间，夏璠已分不清那身影是自己，还是男孩长大后的模样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杨兴龙的爷爷奶奶从干旱缺水的海原县搬到了黄河岸边。很小的时候，杨兴龙就喜欢追着爷爷奶奶问：“黄河水是流到哪里去的？”

“黄河入海流，当然是大海。”

“那大海是什么样子的？离我们远吗？”

爷爷张了张嘴又陷入沉默，深深地抽了一口烟。他这一辈子出的最远的门就是从海原县到了银川，从没有见过大海。于是，老人告诉男孩：“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等你长大了，自己去看看。”

“大海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”梦想的种子，就这样在男孩的心中落地生根。夏璠的出现正如春日的雨露，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。

虽然身在海军希望小学，夏璠却是杨兴龙接触的第一位海军军人。从结识夏璠的第一天起，这位海军叔叔就成了杨兴龙心里的一道光，为他照亮了一个

崭新的世界。

一次写信，杨兴龙用了一整页纸好奇地询问，渴望得到夏璠的回答——

“夏叔叔，你能告诉我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书上和电视里说大海都是蓝色的，还有好多鱼，你见过吗？你说你在军舰上，你能跟我讲讲军舰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它能绕世界一圈吗？军舰在大海上是像坐车一样上下颠簸的吗？”

看着杨兴龙的来信，夏璠忍不住回想起2007年的夏天，自己收到海军工程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欣喜。他也曾跟杨兴龙一样，拥有梦想着浪浪远航的少年时代。

2021年初，夏璠再次收到了杨兴龙的信。他一如往常地慢慢拆开信封，发现信里还塞着一张画纸，纸上画的是一艘威风凛凛的军舰，行驶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上。

信里，杨兴龙写道：“夏叔叔，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军舰，这是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样子，我照着它画了下来。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，登上军舰，像你一样守卫海疆。”

“大海可不是一直风平浪静，一次出海常常需要几星期或者几个月，除了丰富的专业知识，舰员们必须要有过硬的身体和心理素质。我第一次出海吐了28天，整整瘦了10斤，你不怕吗？”在回信中，夏璠这样问杨兴龙。

“夏叔叔，我从穿上这件海军校服那天起，就日思夜想要当海军。我天天扳着手指头数，再过几年才能当海军……我想把祖国的大海装在胸中，做一朵敢于拼搏的浪花。”夏璠没想到，杨兴龙竟然如此向往成为一名海军军人。读着男孩郑重而浪漫的心愿，夏璠仿佛看到了9岁那年，被一场战争点燃了军旅梦的自己，无比天真，也无比坚定。

从那时起，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的天气，每天清晨，杨兴龙小小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。他一圈一圈地奔跑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，只为离梦想更近一点。

前不久，夏璠所在场站又捐赠了17万元的物资给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，这个集体帮扶助学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在不断地增强。更多的温暖与爱，被传递给海军希望小学孩子们。

寒来暑往，鸿雁来去。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，写满了闪光的梦想。

“夏叔叔，您有时间了就来看看我好吗？”在最新一封“家书”里，杨兴龙写下了新年愿望：“我想见大海，想上军舰，我想带您亲眼看看。”

收到信，夏璠迫不及待地回复：“好的兴龙，等疫情结束，我就去接你来看看大海，看军舰，还看飞机。”

夏璠回着信，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位少年追着浪花奋力奔跑的模样，跑着跑着就站到了军舰上……

恍然间，夏璠已分不清那身影是自己，还是男孩长大后的模样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杨兴龙的爷爷奶奶从干旱缺水的海原县搬到了黄河岸边。很小的时候，杨兴龙就喜欢追着爷爷奶奶问：“黄河水是流到哪里去的？”

“黄河入海流，当然是大海。”

“那大海是什么样子的？离我们远吗？”

爷爷张了张嘴又陷入沉默，深深地抽了一口烟。他这一辈子出的最远的门就是从海原县到了银川，从没有见过大海。于是，老人告诉男孩：“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等你长大了，自己去看看。”

“大海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”梦想的种子，就这样在男孩的心中落地生根。夏璠的出现正如春日的雨露，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。

虽然身在海军希望小学，夏璠却是杨兴龙接触的第一位海军军人。从结识夏璠的第一天起，这位海军叔叔就成了杨兴龙心里的一道光，为他照亮了一个

从那时起，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的天气，每天清晨，杨兴龙小小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。他一圈一圈地奔跑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，只为离梦想更近一点。

前不久，夏璠所在场站又捐赠了17万元的物资给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，这个集体帮扶助学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在不断地增强。更多的温暖与爱，被传递给海军希望小学孩子们。

寒来暑往，鸿雁来去。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，写满了闪光的梦想。

“夏叔叔，您有时间了就来看看我好吗？”在最新一封“家书”里，杨兴龙写下了新年愿望：“我想见大海，想上军舰，我想带您亲眼看看。”

收到信，夏璠迫不及待地回复：“好的兴龙，等疫情结束，我就去接你来看看大海，看军舰，还看飞机。”

夏璠回着信，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位少年追着浪花奋力奔跑的模样，跑着跑着就站到了军舰上……

恍然间，夏璠已分不清那身影是自己，还是男孩长大后的模样。

从那时起，只要不是极端恶劣的天气，每天清晨，杨兴龙小小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。他一圈一圈地奔跑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，只为离梦想更近一点。

前不久，夏璠所在场站又捐赠了17万元的物资给月牙湖乡海军希望小学，这个集体帮扶助学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在不断地增强。更多的温暖与爱，被传递给海军希望小学孩子们。

寒来暑往，鸿雁来去。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，写满了闪光的梦想。

“夏叔叔，您有时间了就来看看我好吗？”在最新一封“家书”里，杨兴龙写下了新年愿望：“我想见大海，想上军舰，我想带您亲眼看看